

# 有關恆河譯名的訛略問題

蘇俊方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

[tusita@livemail.tw](mailto:tusita@livemail.tw)

## 一、 概述

恆河（梵文 *Gaṅgā*，巴利文亦同）的譯名包含了訛誤及簡略兩部分，其訛誤有古代譯經上的爭議和現代通稱上的錯誤<sup>1</sup>。最早使用的譯名為三國時期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卷 10：「佛在波羅奈國鹿野苑中。時彼國中。有一輔相。其家大富。然無兒息。時恒伽河邊。有摩尼跋陀天祠。」使用了「恒伽」<sup>2</sup>一詞共九處。同時期也有簡稱「恒水」，如《賴吒和羅經》卷 1：「取寶物上覆皆用作囊。悉取珍寶盛著囊中。載著車上持到恒水邊視占深處以投其中。」<sup>3</sup>，後來歷代陸續又有「恆河」、「恒河」<sup>4</sup>、「恒迦」<sup>5</sup>、「殞伽」<sup>6</sup>、「強伽」<sup>7</sup>、「彌伽」<sup>8</sup>、「伽河」<sup>9</sup>、「兢伽」<sup>10</sup>等譯名的使用，至今又以「恆河」通稱。事實上，其中隱含了中國大乘佛學佛學吸收轉化的曲折和今古漢語更迭的滄桑，本論文將嘗試運用閩南語方言與梵文交叉比對說明並還原隋唐漢語使用的音韻。

## 二、 恆河譯名的出現

<sup>1</sup>《翻譯名義集》卷 1：「自古翻譯多雜蕃胡。胡傳天語。不得聲實。故有訛僻。」(CBETA, T54, no. 2131, p. 1074, a25-26)，《出三藏記集》卷 1：「譯者釋也。交釋兩國。言謬則理乖矣。自前漢之末。經法始通譯音胥訛。未能明練。故浮屠桑門言謬漢史。音字猶然。況於義乎。」(CBETA, T55, no. 2145, p. 4, c5-8)。

<sup>2</sup> (CBETA, T04, no. 200, p. 254, a15-17)。

<sup>3</sup> (CBETA, T01, no. 68, p. 870, b12-14)。

<sup>4</sup>《起世經》卷 7：「世間所有光明。欲比如來阿羅呵三藐三佛陀光明。百千萬億恒河沙數。不可為比。」(CBETA, T01, no. 24, p. 345, b15-16)。

<sup>5</sup>《阿毘曇八犍度論》卷 1：「譬如五大駛水。一為恒迦。二為擔扶那。三為薩牢。四為伊羅跋提。五為摩醯。」(CBETA, T26, no. 1543, p. 772, b11-13)。

<sup>6</sup>《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201-400 卷》卷 351：「如瞻部洲東方諸水。無不皆趣殞伽大河。與殞伽河俱入大海。」(CBETA, T06, no. 220, p. 804, a6-7)。

<sup>7</sup>《一切經音義》卷 32：「強伽(舊名恒河是也亦名殞伽從阿耨大池東面象口出流入東海其沙細與水同流)。」(CBETA, T54, no. 2128, p. 524, c20)。

<sup>8</sup>《續一切經音義》卷 8：「彌伽河(上其亮反梵語舊云恒河應云殞伽音魚等反西域河名此河本出無熱惱池南面以彼沙細最多故引為喻)。」(CBETA, T54, no. 2129, p. 968, b3-4)。

<sup>9</sup>《一切經音義》卷 48：「殞伽(其升反云天堂來以彼外書見高處出謂從天來也案佛經而此河從無熱惱池東而象口出流入東海舊云恒河亦言伽河或作恒迦河皆訛也)。」(CBETA, T54, no. 2128, p. 625, a11-12)。

<sup>10</sup>《三寶感應要略錄》卷 3：「東印度金耳國王名月害。羯若鞠闍國王名王增。大臣辯了勸進先王之子。已君之弟戒日。為王太子。敢不許。即詣兢伽河岸觀自在菩薩像前。斷食祈請。」(CBETA, T51, no. 2084, p. 851, c23-26)[6]甲本冠註曰已以音通。

「恒河」譯名的出現在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翻譯《正法華經》<sup>11</sup>一處，其餘部分都以一般名詞「江河」處理<sup>12</sup>，到了後秦龜茲國三藏法師鳩摩羅什翻譯《妙法蓮華經》<sup>13</sup>也沿用了共 45 處，接著隋代天竺三藏闍那崛多共笈多譯在也保持一貫譯名計 45 處，也就是說此一譯名在法華經的翻譯上是一致的，不特如此，由於它是大乘重要經典，又羅什譯本普為流通，在釋道宣的推崇肯定下一直傳誦至今<sup>14</sup>。問題是「恆河」一辭並不適恰，尤其在唐代。

### 三、 恆河正名

唐代是中國譯經的鼎盛時期，大師輩出，梵文成為佛學基本語言，玄奘大師就是代表人物，也主持譯場，其實在唐代以前已對舊譯已頗有意見，如釋僧叡在《大智度論》卷 1：評道「法師於秦語大格。唯譯一往。方言殊好。猶隔而未通。」<sup>15</sup>，又《翻譯名義集》卷 1：「時移俗化。言變名遷。遂致梁唐之新傳。乃殊秦晉之舊譯。」<sup>16</sup>說明這種非本土譯經師翻經「舊譯」的落差。的確，就隋代天竺三藏闍那崛多的譯作為例，雖然他《添品妙法蓮華經》使用「恆河」一辭，但卻在另一部經典《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中用了怪字 6 次，就是恒字多加了口部「𠵼」<sup>17</sup>，無怪乎唐朝玄奘大師也不滿意於前代翻譯上的不夠精確<sup>18</sup>，所以唐代在玄奘大師的影響下又形成了「新譯」。

綜觀唐代譯經事業確有特色，新譯名稱出現如雨後春筍；唐代的梵文新譯名相最多，「恒河」一詞也有了新譯—「苑伽」。同時期也更正了前代翻譯上刪略的問題；如前代把「恒伽」簡略為「恒水」<sup>19</sup>，後來玄奘即不採用刪略法式<sup>20</sup>，所以

<sup>11</sup> 《正法華經》卷 10：「雖復供養六十二億恒河沙數諸菩薩等執持名號。計此二福。億百千劫不可盡極。」(CBETA, T09, no. 263, p. 129, b22-24)。

<sup>12</sup> 《正法華經》卷 1：「又見佛土，不可計數，諸菩薩等，如江河沙，億百千數，而不減少」(CBETA, T09, no. 263, p. 64, b11-12)；這段彌勒啟問譯文在羅什版本為《妙法蓮華經》卷 1：「我見彼土，恒沙菩薩」(CBETA, T09, no. 262, p. 3, a6-7)。前譯不翻江河名稱。

<sup>13</sup> 《妙法蓮華經》卷 7：「爾時釋迦牟尼佛。放大人相肉髻光明。及放眉間白毫相光。遍照東方百八萬億那由他恆河沙等諸佛世界。」(CBETA, T09, no. 262, p. 55, a17-19)

<sup>14</sup> 《妙法蓮華經》卷 1：「妙法蓮華經者。統諸佛降靈之本致也。蘊結大夏出彼千齡。東傳震旦三百餘載。西晉惠帝永康年中。長安青門燉煌菩薩竺法護者。初翻此經。名正法華。東晉安帝隆安年中。後秦弘始。龜茲沙門鳩摩羅什。次翻此經。名妙法蓮華。隋氏仁壽。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闍那笈多。後所翻者。同名妙法。三經重沓文旨互陳。時所宗尚。皆弘秦本。」(CBETA, T09, no. 262, p. 1, b16-23)。

<sup>15</sup> (CBETA, T25, no. 1509, p. 57, b24-25)。

<sup>16</sup> (CBETA, T54, no. 2131, p. 1056, b14-15)。

<sup>17</sup> 《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卷 2：「如是施時。於𠵼恒伽河沙等劫施。彼等滅度已。」(CBETA, T10, no. 303, p. 922, c22-23)。

<sup>18</sup> 《佛祖歷代通載》卷 11：「三藏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于王舍城。奘生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略。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CBETA, T49, no. 2036, p. 569, a6-9)。

<sup>19</sup> 《翻梵語》卷 9：「恒水(應云恒伽，譯曰天堂來也)」(CBETA, T54, no. 2130, p. 1045, c19)。

<sup>20</sup>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10：「經梵本總有二十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略。法師將順眾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於夜夢中。即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

在唐一代除少數仍沿用「恒河」舊翻<sup>21</sup>「殞伽」遂正名成標準譯名，即使略稱「殞河」也屬罕例<sup>22</sup>。可以說有唐一代是以「殞伽」為正名，既是新譯音也無刪略，以下試整理唐代以前之譯名使用：

表一「恒伽」譯名

年代	譯者	原籍	經典出處
(三國)吳	支謙	月氏	撰集百緣經卷第十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	罽賓&涼州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十八
後秦	鳩摩羅什	龜茲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四
隋	闍那崛多等	天竺	起世經卷第一
唐	實叉難陀	于闐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二

表二「恒河」譯名

年代	譯者	原籍	經典出處
(三國)吳	支謙	月氏	撰集百緣經卷第三
後秦	佛陀耶舍共竺佛念	罽賓&涼州	佛說長阿含經卷第二十一
後秦	鳩摩羅什	龜茲	大莊嚴論經卷第五
隋	闍那崛多等	天竺	起世經卷第七
唐	實叉難陀	于闐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八

由上可知「恒伽」(全稱)與「恒河」(略稱)在同一翻譯者同一部經中是並存全稱與略稱同時交叉使用的，這也是後來被唐代譯經師指為訛略的。在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卷1指出：「是以池東面銀牛口流出殞(巨勝反)伽河(舊曰恒河又曰恒伽訛也)。繞池一匝入東南海。」<sup>23</sup>。明確地說「恒伽」是錯譯，他的弟子窺基也說是錯：「恒沙菩薩者梵云殞伽。訛略云恒。河神之名。河從彼稱。殞音其矜反去聲也。經中說恒河沙為喻。」<sup>24</sup>，也認為「恒」的簡稱不精確，並而且都將譯音作了說明。主要爭議就在「恒」字譯音。按前代法式常有刪略，如《翻梵語》

危履嶮。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諸眾說。還依廣翻。」(CBETA, T50, no. 2053, p. 275, c24-p. 276, a4)。

<sup>21</sup> 唐義淨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4：「然恒河之內日殺幾人。伽耶山邊自殞非一」(CBETA, T54, no. 2125, p. 231, c10-11)，但在其他經論又言稱「殞伽」，如《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卷10：「諸人聞已歡喜踊躍。情欺彼敵掩其不備。即與共戰遂便大破。軍兵瓦解逐北追奔。欲至殞伽河岸」(CBETA, T23, no. 1442, p. 678, a7-9)。

<sup>22</sup> 請參見《大寶積經》卷37(CBETA, T11, no. 310, p. 208, b8)；《藥師七佛供養儀軌如意王經》卷1(CBETA, T19, no. 927, p. 48, b23)；《佛頂尊勝陀羅尼經教跡義記》卷2(CBETA, T39, no. 1803, p. 1027, c9-10)；《釋迦方志》卷1：「殞河」(CBETA, T51, no. 2088, p. 960, a22)。

<sup>23</sup> (CBETA, T51, no. 2087, p. 869, b12-13)。

<sup>24</sup> 《妙法蓮華經玄贊》卷2，(CBETA, T34, no. 1723, p. 685, a9-11)。

卷 5：「恒提婆女(應云恒伽提婆，譯曰恒伽者天堂來提婆者天)」。<sup>25</sup>

#### 四、「殞伽」的譯音

茲依唐代以後「殞伽」的譯音使用整理表列如下：

譯名	譯音	年代	出處	
殞伽	反切&羅馬拼音	讀音	唐	大唐西域記卷一
	其矜反 Ki <sup>5</sup> -keng <sup>1</sup>	Keng <sup>5</sup>	"	妙法蓮華經玄贊卷二
	上其疑反下語佉反 Ki <sup>5</sup> -Gi <sup>5</sup> Gu <sup>2</sup> -kha <sup>1</sup>	Keng <sup>5</sup> Ga <sup>1</sup>	"	一切經音義卷一
	上凝等反下魚佉反 Kian <sup>5</sup> -teng <sup>2</sup> ， Gu <sup>5</sup> -kha <sup>1</sup>	Keng <sup>2</sup> Ga <sup>1</sup>	"	一切經音義卷三
	上漁景反取疑字上聲下魚迦反 Gu <sup>5</sup> -keng <sup>5</sup> ，Gu <sup>5</sup> -ka <sup>1</sup>	Geng <sup>5</sup> Ga <sup>5</sup>	"	一切經音義卷五
	殞音其矜反又取上聲也 ki <sup>5</sup> -keng <sup>1</sup>	Keng <sup>5</sup>	"	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七
	上極瞪反 Kek <sup>8</sup> -teng <sup>5</sup>	Keng <sup>5</sup>	"	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二
	殞音疑競反 Gi <sup>5</sup> -keng <sup>6</sup>	Geng <sup>6</sup>	"	一切經音義卷三十三
	上殞音凝字上聲伽字借音兼伽反 Geng <sup>5</sup> ，Kiam <sup>1</sup> -Ka <sup>1</sup>	Geng <sup>5</sup> Ka <sup>1</sup>	"	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三
	渠興反 Ku <sup>5</sup> -heng <sup>1</sup>	Keng <sup>5</sup>	"	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七
	其升反 Ki <sup>5</sup> -seng <sup>1</sup>	Keng <sup>5</sup>	"	一切經音義卷四十八
	其昇反 Ki <sup>5</sup> -seng <sup>1</sup>	Keng <sup>5</sup>	"	一切經音義卷七十
	上鯨拯反下鯨佉反 Geng <sup>1</sup> -chin <sup>2</sup> ， Geng <sup>1</sup> -kha <sup>1</sup>	Gin <sup>2</sup> Ga <sup>1</sup>	"	一切經音義卷七十二
	疑等反 Gi <sup>5</sup> -teng <sup>2</sup>	Geng <sup>2</sup>	"	一切經音義卷九十一
	上疑等反下魚佉反 Gi <sup>5</sup> -teng <sup>2</sup> ， Gu <sup>5</sup> -kha <sup>1</sup>	Geng <sup>2</sup> Ga <sup>5</sup>	宋	續一切經音義卷四
	上其亮反；Ki <sup>5</sup> -liang <sup>7</sup> 應云殞伽音魚等反 Gu <sup>5</sup> -teng <sup>2</sup>	Kang <sup>7</sup> Geng <sup>2</sup>	"	續一切經音義卷八
	巨升反 Ku <sup>1</sup> -seng <sup>1</sup>	Keng <sup>1</sup>	"	翻譯名義集卷三
	其昇切 Ki <sup>5</sup> -seng <sup>1</sup>	Keng <sup>5</sup>	"	天台三大部補注卷第五
恒	古鄧切 <sup>26</sup> (轉注古音) Ko <sup>2</sup> -teng <sup>1</sup>	Keng <sup>1</sup>	清	康熙字典

<sup>25</sup> (CBETA, T54, no. 2130, p. 1017, c19)。按提婆女，梵語gaṅgā-devā。

<sup>26</sup> 新廈門音字典，甘為霖：古「Ko<sup>2</sup>」；鄧「Teng<sup>1</sup>」，台南市，彌迪理，1961，頁 344，685。

## 五、 恆河的對音與讀音

就梵語對音來說，恆不讀「heng<sup>5</sup>」；注音「ㄏㄥˊ」，應該讀「Keng<sup>3</sup>」，事實上恆字確有「Keng<sup>3</sup>」的讀音，恆古字𠵽<sup>27</sup>，近代學者王國維釋恆為「竟」<sup>28</sup>即「keng<sup>3</sup>」，他說：「詩小雅。如月之恆。毛傳。恆。弦也。弦本弓上物。故字又从弓。」<sup>29</sup>，按「弓」字應讀「keng<sup>1</sup>」<sup>30</sup>正好是古音，月弦如弓就是正義了。假使我們在這裡錯讀為「heng<sup>5</sup>」；注音「ㄏㄥˊ」，則恆河乃永恆之河為之訓詁了，不就是清儒所說的「失其音失其義」！如果在保留上古音較多號稱「古漢語活化石」<sup>31</sup>的台閩語系要印證「keng<sup>3</sup>」的古音就更容易了。<sup>32</sup>

另外有關隋代闍那崛多所翻《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中用的怪字「𠵽」，也應讀「Keng<sup>3</sup>」<sup>33</sup>，我們可以說在唐代之前的恆河譯音就是「Keng<sup>3</sup>」，聲母部分為一致「K」，韻母為「eng」；「ong」；「ang」。唐代及以後的聲韻則聲母部分有「K」；「G」韻母為「eng」，韻母則較為一致。但是之前之後都沒有「h」聲母出現！我們也將其他譯音整理如下：

譯名	譯音		年代	出處
	反切&羅馬拼音	讀音		
強伽	巨良切 ki <sup>7</sup> -liang <sup>5</sup> ; liang <sup>5</sup>	Kiong <sup>1</sup> Kiang <sup>1</sup>	元魏	毘耶娑問經卷上 佛說一切法高王經
涼伽	凝等反 Kian <sup>5</sup> -teng <sup>2</sup> ; 強等反 Kiong <sup>5</sup> -teng <sup>2</sup>	Keng <sup>2</sup> Keng <sup>2</sup>	唐	佛說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 藥師琉璃光七佛本願功德經卷上 佛說佛頂尊勝陀羅尼經 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卷中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卷第八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
兢伽	渠敬切 Ku <sup>5</sup> -Keng <sup>3</sup>	Keng <sup>3</sup>	唐	不空羼索神變真言經卷第五 說無垢稱經贊卷第五
			西夏	八種粗重犯墮
			明	四分律名義標釋卷第六

<sup>27</sup> 古文字詁林，10冊，第12部，二部，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65。

<sup>28</sup> 古文字詁林，10冊，第12部，二部，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65。

<sup>29</sup> 古文字詁林，10冊，第12部，二部，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頁165。

<sup>30</sup> 陳冠學，高級台語詞典，台北，前衛出版社，2007，頁415。

<sup>31</sup> 林寶卿，閩南語方言與古漢語，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8，前言I。

<sup>32</sup> 陳冠學，高級台語詞典，台北，前衛出版社，2007，頁450。

<sup>33</sup> 康熙字典：「居慶切音敬見釋典」，丑集上，口部，九畫，頁30，同文書局原版。

按居音「Ki<sup>1</sup>」；慶音「Kheng<sup>3</sup>」；敬音「Keng<sup>3</sup>」，釋典即闍那崛多所翻《佛華嚴入如來德智不思議境界經》。

## 六、 唐譯之前恒字使用

在西晉時期由安息安法欽所譯出的《佛說道神足無極變化經》卷4：「…以是故。如來皆見知。如是百。如是千。如是百千。如是拘利百千。如是恒迦羅。如是頻颺。如是阿壽。如是阿僧祇。如是不可計數。如是恒邊沙。…」<sup>34</sup>，使用恒字八次，分兩組名詞，一是「恒邊沙」即通稱的「恆河沙」，計使用七次，另一組為「恒迦羅」就是kaṅkara<sup>35</sup>，僅使用一次。同樣的，到唐代以後這個譯音就變成「薑羯羅」<sup>36</sup>、「矜羯羅」<sup>37</sup>、「緊迦羅」<sup>38</sup>或「甄迦羅」<sup>39</sup>了。無獨有偶地，「𠵼」字也在隋代和「恒」字交互使用，如：闍那崛多所譯的《佛本行集經》第十二卷：「百波羅由他名𠵼迦羅(隋數千萬億)。百𠵼迦羅名頻婆羅(隋數十兆)。…」<sup>40</sup>。讀音與唐代「殞」字對音相融，<sup>41</sup>可見從恒、「𠵼」到殞的譯音都是一致為「Keng<sup>3</sup>」。

## 七、 結語

恒伽與殞伽，事實上是同音的，當然可以作為恒河梵語對音，且從三國時期經西晉時期到唐朝都沿用著的，似乎是外籍譯師所慣用<sup>42</sup>，只是以恒河作為恒伽的省稱，成了唐代譯師所指的訛略，時至後代昧於古音，現代漢語沿用成俗，常常讓人望文生義誤以為它是神聖的「永恆」之河，殊不知此水「天上來」也。這種閉門式訓詁，其後患無窮不下於魏晉之格義佛學。

歷來漢譯梵語之訛略不勝枚舉，如「羅漢」一辭，在《佛開解梵志阿毘經》卷1：「乃得羅漢。羅漢者為已應真。」，就是把「阿羅漢」略為「羅漢」<sup>43</sup>，又如西晉河內沙門白法祖《佛般泥洹經》卷2：「大迦葉及諸羅漢。與阿那律共議。」

<sup>34</sup> (CBETA, T17, no. 816, p. 816, a1-4)。

<sup>35</sup> 「數詞」，千萬億。林光明、林怡馨，梵漢大辭典，台北市，嘉豐出版社，2004，頁562。

<sup>36</sup> 《一切經音義》卷13：「(梵語數法名也案俱舍論六十種數法中有矜羯羅以此國九章等中數會之計當一百萬億若以人間小數會之數極於載也)。」(CBETA, T54, no. 2128, p. 386, b24-c1)。

<sup>37</sup> 《俱舍論頌疏論本》卷12〈分別根品二之一〉：「始為一，一十為十，十十為百，十百為千。十千為萬。十萬為洛叉。十洛叉為度洛叉。十度洛叉為俱胝。十俱胝為末陀。十末陀為阿庾多。十阿庾多為大阿庾多。十大阿庾多為那庾多。十那庾多為大那庾多。十大那庾多為鉢羅那庾多。十鉢羅那庾多為大鉢羅那庾多。十大鉢羅那庾多為矜羯羅。十矜羯羅為大矜羯羅。十大矜羯羅為頻跋羅。」(CBETA, T41, no. 1823, p. 886, c6-14)。

<sup>38</sup> 大集大虛空藏菩薩所問經》卷8：「我知其數知百知千。乃至知緊迦羅彌未羅阿閼婆等。」(CBETA, T13, no. 404, p. 645, b5-6)。

<sup>39</sup> 《翻譯名義集》卷3：「矜羯羅(或甄迦羅)」(CBETA, T54, no. 2131, p. 1106, b20)。

<sup>40</sup> 《佛本行集經》卷12〈13 拘術爭婚品〉：(CBETA, T03, no. 190, p. 709, c5-6)。

<sup>41</sup> 《一切經音義》卷43：「𠵼伽(上報揮反亦作殞同梵語)。」(CBETA, T54, no. 2128, p. 595, c22)。

<sup>42</sup> 請參考表一、表二。

<sup>43</sup> (CBETA, T01, no. 20, p. 261, c22)。

斯三十萬眾。并王臣民。終當生兜術天上彌勒所。彌勒成佛。第一說經。九十六億比丘得羅漢。」<sup>44</sup>，都同樣省略，其在梵文音譯上是不妥的。在鳩摩羅什譯《大智度論》卷3〈1 序品〉解釋說：「云何名「阿羅漢」？「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是名「阿羅漢」。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復次，「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sup>45</sup>。

對照玄奘譯本《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94說：「復次阿羅者。謂一切煩惱。漢名能害。用利慧刀害煩惱賊。令無餘故名阿羅漢。復次羅漢名生。阿是無義。」<sup>46</sup>；又《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32：「復次羅漢名應。阿之言不。擇滅涅槃於諸界趣不應流轉故名不應。復次羅漢名賊。亦名為怨。阿之言無。」<sup>47</sup>，有趣的是玄奘大師在梵文定義上是與羅什大師口徑一致，阿字是具否定意義，按說是不能省略的，省去「阿」，等於沒有了否定義的「不」或「無」，就是「生」而已，也就僅是「羅漢」，當然不可以叫「阿羅漢」。雖然定義清楚但羅什仍不免省略<sup>48</sup>，還是玄奘嚴格地沒有刪減阿字，畢竟就梵文對音，若省去「阿」則所破非賊；聖人賴皮而生成賊。這樣的省略，是不對的，因為梵文音節上的省略在意義上是天差地別的。在嚴格的梵文音義尤其是不能隨意做字刪減的<sup>49</sup>，故而玄奘所翻的《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就很統一的採「阿羅漢」為正翻，可見唐代之前刪略成風，實不可取。

古譯問題在簡省了讀音，現代卻連讀音也謬，是以恆字之音誤不知所云。簡單說，就是恆河音義訛誤之為古代問題不在音譯，現代問題是錯讀古音，而今徒有《一切經音義》、《翻梵語》等工具書卻不得其法，也正凸顯了現代中國大乘佛學研究對梵文知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的不重視，或許又是另一形式的意識型態導致，然而正確的古漢語也有待排除現代漢語錯讀及所謂漢語聲韻學的靴搔癢畫虎不成之後的還原。在這裡也突顯了一個重要的中國佛經文獻的研究方法，即透過梵文與閩南、客家或粵語等古漢語因子成分較高的方言作交叉比對的確可以澄清許多現代漢語的疑竇，真正的落實清季訓詁大家們所主張「得其音得其義」的精神。

<sup>44</sup> (CBETA, T01, no. 5, p. 174, c17-19)。

<sup>45</sup> (CBETA, T25, no. 1509, p. 80, b3-7)。

<sup>46</sup> (CBETA, T27, no. 1545, p. 487, c2-4)。

<sup>47</sup> (CBETA, T27, no. 1545, p. 163, c13-15)。

<sup>48</sup> 按《大智度論》卷1〈1 序品〉：「有羅漢比丘，諸漏已永盡，於最後邊身，能言吾我不？」，羅什在此譯本共使用兩次羅漢省稱，足見唐譯前刪略之風格。(CBETA, T25, no. 1509, p. 64, a21-22)。

<sup>49</sup> 按「阿羅」梵文對音為 ari，「漢」字梵文對音為 han。arihan=arhat。